

堅

瓠

集

堅瓠廣集卷之四目錄

天下中

都鄙

海龍王宅

五明囊

任公示兒書

徐佩死難

王夏雨相國

宦告妬妻

丘鵬妻妬

女俠止妬

劉尹斷姦

韓城名釁

老叟百子

劉魏合轍

罷鎮

顧道民

羊車

牧羊處昭君墓

李基法師

折柳

日出海門

天關

撒花

舜妃兄妹

火靈庫

黃羅成蝶

人化蝶

履化是燕鶴犬

妾化鶴

卵生人

市井

鍾離漢壽

掃雪揀花

烏塑像

花姑墳碑

戲自牡丹

任牛行止

馬糞諧玉

邢布衣

杯屐異名

園茶充貢

茶具

食糠而肥

舜井

萱

三災石

金叵羅

親家

惡人受報

武穆靈異

錢陌

風箏

絳帳

甘蔗宜兒食

織女降臨

管城子

水能辟邪

黃六王八

只孫

石中異鳥

禱祝有靈

堅瓠廣集卷之四

長洲石農稽人獲學稼穡

天下中

洛陽爲天下中此古中國也劉舍人史通謂荊州爲天下中頗有論列此今中國也山海經云諸書爲崑崙爲天下中此益言其大所謂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

地之中也皆不可辨

都鄙

鉛槧云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詩云彼鄙人
士史記云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
所居文物整齊士女閒雅皆可美者故其
處曰都民士亦曰鄙人以邊陲郊野風俗
疎略人物醜陋皆可鄙厭故其處曰鄙民
士亦曰鄙人左傳子產治鄭都鄙有章

海龍王宅

錄異記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
程小島之前濶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
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
大潮水漫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
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
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

五明囊

續齊諧記鄒紹以八月一日入華山見一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上露紹問之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眼梁簡文帝云婦人於八月且多以錦翠爲眼明囊凌晨取露拭目雞跖集人於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荆楚歲時記楚俗以八月一日以露研朱墨點小兒額爲天彘以壓疾病今吳俗謂之天救

任公示兒書

潞安在復菴環以同知禦倭書夜力戰徧
身書姓名曰死綴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
嘗見其示兒書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
數惡滋味嘗些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
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遺父母之憂便
是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親人我見千言
萬語絮絮叨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

少兒女情多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
家爾老子領兵不能誅討醫糧累革此其
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聞聞聞耶
此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
平之樂期做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只
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
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不
必多話四月廿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

徐佩死難

長洲野志徐佩以厨役事在大夫環大夫亦以厨役字之初不異且厚又焉望其出死力及倭寇犯吳淞大夫追至海上地曰四圍晨食大夫整旅出追佩從之衆咸阻曰爾館夫何乃從征佩應曰吾主官于祿而追賊外境知有君也吾事吾主而不與俱安乎乃持刃先倡旅有不進者揮刃促

之大夫善射多中賊佯縮殆矢盡縱橫舉
箭期在必殺大夫更以利刃攢逼佩意大
夫不覺獨殿後以手搏賊賊執而殺之以
是大夫得免大夫祭佩文云嗚呼佩也生
也食子死也衛平奇懷異抱而孰能如桓
桓者大食焉避難覩爾之婦顏有餘汗英
魂已矣正氣不磨當為厲鬼殺此羣倭曠
野悲風宵江落日老淚如泉匪私爾泣

王夏兩相國

古稱刑不上大夫而明乃誅兩相國人知
王文東市之誅由於徐有貞而不知實始
於易儲人知夏言西市之戮由於嚴嵩而
不知實始於立后世宗既廢張后屬意於
方妃而意莫央密問於言言對曰臣請爲
陛下賀夫天員而地方者也世宗喜遂立
方妃爲后世宗待宮人嚴宮人怨謀弑逆

壬寅某夕所幸曹妃及寧嬪王氏侍寢寢
熟官婢揚金英張金蓮等以組縊上項釵
股刺其囊組誤爲死結不殊金蓮恐走告
后后馳至解帝組帝乃蘇趣捕金英訊之
辭首王寧嬪且曰曹妃雖不與亦知是謀
時上病悸不能語后以上命曹妃及金英
等十餘人磔於市并收斬其族屬上愈曰
曹妃我所愛豈敢生此心寃之上德后之

功進封其父爲侯然終念曹妃之冤恨后
之妬而並追當日誤聽夏言之言欲殺之
至二十六年冬宮中火中官請救皇后上
不應后焚死言亦伏誅

宦告妬妻

學圃識餘正統間吳郡練從道綱按閩時
有致仕郡守投刺晉謁問其來意曰某妻
妬悍自始成婚至今被渠凌辱萬端某誠

無如之何故以訴公求治綱曰此公家事
我何敢與知某復懇不已綱沉思良久遣
吏至其家請夫人來吏至其婦已知厲聲
曰彼固朝廷命官我獨非命婦乎取命服
服之昇至察院綱據案治專其婦隨步而
入綱呼卒褫其服呼其夫出授以杖其人
持杖逡迤推擊婦遍體無完膚泣拜懇免
綱令具供放之自後無復故態矣

丘鵬妻妬

耳剽集載吏部主事丘鵬妻楊氏性妬多
智鵬畏之謂告歸吳母以未有孫謀蓄妾
楊不可母與鵬憤鬱而死御史尙維持聞
之遣吳同知令楊自盡楊鳳冠霞服手執
敕命而出問曰奉旨來乎曰非也御史有
後命楊笑謂曰妾六品命婦御史七品官
耳敢擅殺人妾死不難恐先生亦不得辭

其責矣同知唯唯而退白御史止之

女俠止妬

廣莫野語載一富宦無子妻極悍啓死婢
妾數人一隣家頗殷實有女白父願嫁此
宦父曰渠妻兇惡挺死妾甚多汝何尋死
女固請父因達宦妾之至第三日妾方梳
洗妻言起遲上樓梯口喃喃罵妾覩其將
至用脚一踢倒撞梯下隨下樓坐其身上

捶打罵詈且言我年少女子家頗富厚豈
嫁此老人只是一大宦家因你絕了他後
我今打死你替你償命着他另娶言畢又
打婦求饒命且發誓任從再娶宦亦懇求
放起後女生二男一登甲榜一鄉魁云

劉尹斷姦

葭陽雜識長洲三尹劉公爲吏通脫夫人
性尤敏辨一日發審姦情事夫人自內覘

之劉責治姦夫事畢退堂夫人謂之曰纔
所夫事係女之惑男非男子之咎汝何苛
責爲劉與抵辯夫人曰此事難以口舌爭
夜飲後夫人賺劉出房外閉戶拒之不許
入宿劉徘徊戶外欲設法誘而啓之而卒
不能天明始啓戶謂之曰大抵女子立志
不移男子自無由近之卽此以推可証昨
夕之謬斷矣劉服其明智遂反招焉

韓城名賢

益智錄崇禎丁丑韓城南國觀由僉都擢
入內閣時帝以國計不足與國觀咨議國
觀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晚在鄉紳者臣
等任之在戚晚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
李成晚爲言遂傳密旨借銀四十萬再萬
二駙馬各一萬金而周田近戚不與焉李
氏父子相繼死追比甚力李氏盡鬻所有

至折賣所居房其親中書楊餘洪周國興
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卽不上納將如
之何國觀以其語密聞年終甄別遂劾二
中書閑住有旨各筮杖六十二人卽日死
國觀夜歸下輿見二中書在門內怖甚是
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見慈
聖李太后來甚怪帝不念懿親如不改過
將汝諸子都要喚去皆諸人撰造傳報於

帝帝大恐於是停止追比復李戚晚侯爵
而皇五子竟薨帝遂心恨國觀欲殺之以
謝太后後給事中袁愷以受賄事列款糾
之有旨勒自盡時辛巳八月事也

老叟百子

廣莫野語載成化時福建光澤縣民某妻
妾十一人生百子多寡不等後叟故諸子
爭產告縣有告隨母分者告隨子分者令

驚異判云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皆照子分
給人生多男或以十計或以數十計業已
爲奇况至於百且百子俱全誠宇內希觀
事雖河洛周王曾生百子然王之妃嬪頗
多其請名受冊封者止五六十人餘皆花
生寄生不足比數今閩人乃尋常編氓之
家而生百子且森然無恙非獨擅昭代之
奇卽求之古昔亦未前聞

劉魏合轍

魏忠賢之兇暴甚於劉瑾而其歲月事跡畧相類瑾以正德元年逐蕭敬入司禮監五年八月伏誅忠賢以天啓元年殺王安入司禮監七年十月投繯而其事敢實在八月瑾贓元寶五伯萬錠忠賢贓七百萬錠瑾之初遣發鳳陽司香猶自喜不失作富太監忠賢亦發鳳陽猶以千輛自隨瑾

欲以八月十五日謀逆忠賢亦欲以八月十四日謀逆瑾年六十忠賢亦年六十瑾之鷹犬張綵庚戌進士由選郎一再遷至吏部尙書忠賢之鷹犬崔呈秀癸丑進士由禡職御史驟列宮保兵部尙書瑾死時言張綵誤我瑾欲自立綵謀立宗室幼弱也忠賢出都門亦言崔家兒子誤我呈秀以兵餉未集緩十四日之謀也瑾凌遲於

生前忠賢凌遲於死後自正德庚午迄天
啓丁卯相去一百十七年姦宄合轍如此

罷鎮

明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
伏誥得便宜劾奏府縣非法事氣焰縱橫
可畏世廟卽位年纔十六時永嘉驟相君
臣相得每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
殿下永嘉故改容起立世廟注視良久明

日竟罷鎮曰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

萬曆二十六年有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于道武康太守孫寶秀爲中使誣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寶秀以科臣申救獲免吾蘇監稅宦者某于六門設稅吏凡負擔出入必稅幾文致葛誠以蕉扇一揮擊殺其監隨小閹稅乃得罷故世稱閹監之禍如毒藥猛獸惟恐遇之者然

顧道民

張元長先生大復筆談載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見其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問其故人曰吾父小逐竹一于下邳有傳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明日當有的耗後日道民來報汝父無恙又出其父手書款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

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其異如此。鄭
桐菴先生嘗爲余言虞山顧道民遇異人
授一小鐵船一呪能且行三千里每摘生
荔枝噉錢牧齋陸孟鳧後以貪心爲人誘
去其船然呪術尙可行數百里崇禎己巳
京都有警撫軍曹文衡檄兵憲錢繼登勤
王撫軍開門使道民賁文往其東門未開
回文已到矣此桐菴先生輩所目睹也

羊車

史稱晉武帝平吳之後荒於遊幸宮中乘
羊車任其所適宮人望幸者以盥汁洒地
竹葉插戶冀欲引羊然羊性狼劣實不能
駕車考隋輿服志羊車一名輦車護軍羊
琇私乘之司隸劉毅劾其罪其制如輶車
金寶飾紫錦幟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
鬟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

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武帝所乘實此
車非真以羊駕車也插竹洒鹽殊爲傳會
牧年處昭君墓

漢時蘇武牧羝處則今陝西銀峯衛也山
因以蘇武名廟在鴈門關之外王昭君嫁
匈奴其墓所則今山西大同也李陵臺乃
在今昌平州然則古所云絕域今皆在版
圖爲衣冠往來之衝要不亦盛乎

李基法師

李君實

日華

紫桃軒雜綴載海上老僧號

休如者與余言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絕力每出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搏刺自快率以爲常李基法師自西

域取經回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者
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法
嗣者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辛突刺度突
爲開示數語卽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然
性廓落不知有戒律餓則恣飧飽則麴睡
而已一日行脚買牛肉啖之而掛其餘於
錫端至一刹乃宣律師所作也留之三宿
別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

天供三日不至舍師行天人復來宣律日
日來為粗行者腥穢所觸耶天人曰不然
我輩獄瀆小聖耳兩日聞本刹有大乘菩
薩四洲大力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
不敢唐突今幸其行始得修敬也宜律為
之三歎此一良話未知出藏經何函何典

折柳

天下萬本莫不本於大造而柳獨列於二

十八宿者蓋柳寄根於天倒插枝栽無不可活其絮飛漫天著沙土亦無不生卽浮水亦化爲萍是得木精之盛而到處暢遂其生理者也其光芒安得不透著天漢列於維垣哉送行之人豈無他枝可折而必於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地可活爲之祝願耳

日出海門

崇禎壬午常熟孫光甫先生 荆讓備兵閩
中一日鄭芝龍治醪相招爲長夜之飲至
夜半鄭曰大人欲觀海中日出乎孫諾之
遂引至舟中連舸結舫如履平地揖登小
閣中設一桌二椅旁僅可容童子五六人
供斟酒歌唱久而忽聞海中沸然有聲一
童曰日將升矣鄭命啓窓矚孫只可視上

孫遙望見水天一色日初出海門時甚大而色赤隱然有人頭頂日輪而上日漸高入漸小迨東方將白回視其閣已離丹四五丈綴於桅竿之末及至下關梯亦不過五六層閣之攀緣升降人不及知其輕捷若此○符瑞圖云日有二黃人守者宋景文詩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以証所見非虛語也

天關

康熙戊寅春治平寺僧欲建大殿邀遊僧
恒益立關於官巷內諸鄉紳爲之護法婦
人豎子翁然喜捨拔針書簿者日纍纍數
雖足而銀未集已卯八月初綴一小閣於
木杪恒益偃息其中名曰天關飲食便溺
皆從一繩上下傾城士女往觀煽惑殊甚
郡侯石公文燁檄長邑侯祖公興乾擒之

并擒住持十洲責治柳示限圓滿日放色
人大快時八月初九日事也

撒花

宋時三佛齊注輦國來朝貢卽請述殿撒
花初撒金蓮花次撒真珠龍腦布於御座
所携頃刻俱盡蓋胡人至重禮也後金兵
犯闕索民財與之亦謂撒花錢以重禮媚
胡耳今人謂善賈者曰一撒花義本此

舜妃兄妹

舜娶堯二女娥皇女英世所習聞也禮記
云舜崩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大
戴禮帝繫篇云舜娶帝堯之子謂之女臣
註者以娥皇女英女臣爲三妃漢地理志
云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有家祠
則舜有四妻矣山海經云舜娶癸一作比
氏生宵明燭光則舜又有一妻矣列子云

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綱
目註舜妹名夥手列女傳云瞽叟欲殺舜
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則是舜有二妹矣
越絕書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是舜又
有兄惜其名不傳。路史載湘神爲舜二
女宵明燭光非堯二女也

火靈庫

天都載載薛昌黎晚年頗親脂粉因用硫

黃未攪粥飯以啖雄雞不使與牝交十日
後烹之名火靈庫昌黎間時進一隻始亦
見功終致絕命又退之子昶亦登第昶改
金根車爲金銀車貽笑於世見語林昶二
子緇袞俱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
而不聞唐世有狀元袞者又何孟春餘冬
叙錄云退之孫承狀元及第爲時聞人二
事人鮮知者因錄之

黃羅成蝶

宋慶曆中有張九哥者混迹市丐中燕王呼而賜之酒因請以技悅王乃乞黃羅一端金剪一具疊羅而碎剪之俄成蜂蝶無數或集王襟袖或棲宮人髮髻九哥復呼之一一來集復成一匹羅中有一空如一蝶之痕乃官人偶捕損之耳王曰此蝶可復完羅否九哥曰不必姑留以表

八化蝶

癸辛雜識載人化蝶一事楊昊妻江氏少
艾連歲得子昊出外竟客死死之明日有
蝴蝶大如掌徘徊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
聞訃聚哭蝶復來遶江氏李商作詩弔之
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
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又李鐸
知鳳翔旣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

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弔奠揮之不去踐
踏成泥大者如扇踰月方散又楊大芳娶
謝氏謝亡未歛有扇大一蝶色紫褐翩翩
自帳中出徘徊飛集終日而去周公謹有
詩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在斷腸
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又宋
高宗紹興中有班直官崔羽棄職游羅浮
學道一日坐化衆焚於紫霞亭烈焰中有

蝴蝶徑尺騰空而去

履化鳧燕鶴犬

人知葉令王喬之鳥爲雙鳧不知晉南海太守鮑靚之履爲雙燕按靚爲南海時葛稚川隱羅浮靚每密過之談論達旦始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其車馬使人密伺之但見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又太平御覽載治中盧毓之履化爲鶴仙傳拾遺

載蘇秦張儀辭其師鬼谷先生先生與之履各一化爲大甚矣履之能化物也

妾化鶴

楮記室元張主簿邵武人有宿疾於臨安得一妾欲犯之則不從凡五六年有一貧士至能造墨張舍之令造一夕聞其在妾卧室談笑張亟入見二鶴冲霄而去止留造墨餘汁張汲之舊疾頓脫

卵生人

顧太初起元雜誌載人亦有濕生卵生者
濕生人如捨羅婆利劫初生時人皆化生
女頂上生轉輪聖王卵生人如毗舍佉母
生三十二卵卵剖生三十二男按古史徐
偃王亦卵生又秦非子爲馬卵所生唐陸
鴻漸江流鳥卵所出有僧聞啼聲收之既
長箠之得鴻漸於陸乃姓陸而名鴻漸又

汪可孫雲宮法語載宋楊文公之祖夢武
夷君托化及大年生母產一鶴卵形剖之
紫毛被體怪而棄之江濱其叔父異之追
至於江化爲嬰兒收養之役爲光祿丞又
紫桃軒雜綴載廣州官庫每交割出陳異
卵一枚大踰斗云部民陳灣鳳之胞也則
卵之生人非盡誣也。鄭龍如偶記載曾
見驢生卵

市井

學齋咕嗶今人恒言市井蓋出於後漢酷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言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俗言市井小人非貶詞卽孟子所謂市井之臣也宋元英因讀風俗通曰井亦謂之井市言入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然後到市顏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

之所總而言其處爲市井也

鍾離漢壽

鍾離雲房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世人
誤以漢字屬下作漢鍾離而遺其名矣關
公在曹時操表封公爲漢壽亭侯漢壽本
亭名在犍爲卽今叙州府也世又誤以漢
爲國號止稱壽亭侯同一漢字屬上屬下
皆成誤謬

掃雪揀花

野獲編載明制大內每雪後於京營內撥
三千名入內庭掃雪輪番出入每歲俱然
亦有洪開年少代充其役以觀禁掖宮殿
者又南京舊制有揀花舍人額設五百名
蓋當年供宗廟薦新及玉食糖粳之用五
百揀花三千掃雪亦兩都佳話也

鳥塑像

齊雲巖在徽州上奉平武像相傳百鳥銜泥塑成尚餘一趾未就或言像初成時有人穴門竊視群鳥散去遂缺一指他工補之終不合也傳聞甚著靈異進香者虔心頂禮方得瞻仰金容否則毫無所睹惟見素壁而已

花姑壇碑

紫桃軒雜綴人知撫州有顏魯公楷書麻

始壇記碑而不知撫州又有魯公書花姑壇碑花姑者女道士黃_伍艷_艷線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一日爲野象拔箭嗣後齋時象每銜蓮藕以獻宿於林莽神靈衛之人無敢犯者化於唐睿宗朝所葬處惟空棺開元中立仙壇院選高行女冠黎瓊仙等七人居之魯公爲刺史記其事焉。耕餘雜錄云黎瓊仙唐時所放宮人卽麻姑

也豈麻姑碑卽花姑碑李君實或誤爲兩
碑耶抑耕餘錄誤以黎瓊仙爲麻姑耶而
王方平蔡經事又似漢已前人

戲白牡丹

紫桃軒雜綴俗傳洞窟戲妓女白牡丹乃
宋方士顏洞賓非純陽呂祖蓋三峯內御
之術其源出於老狐假令精之正安足齒
天曹之劍惡可污我上聖耶

任牛行止

宋劉伯壽幾為耆英九老中人居玉華峰
卽以名菴有二妾名萱草芳草皆秀麗而
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妾乘驢
在後以竹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
之牛行卽行牛止卽止其行也必引觴盡
醉人以為仙

馬糞諸主

蘇子瞻子過嘗讀南史子瞻臥聽之因語
過曰王僧虔居建康馬糞巷子孫賢實謙
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趙論李
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
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
不幸汝可不知乎然糞土之壙夫子先以
警宰我矣

邢布衣

成化中邢布衣量隱居葑門之東以醫卜
自給足跡不出閭里僉憲陳永錫與量同
里居素剛介少容獨加敬重旦則挾冊就
質疑難常至昏暮乃返又吳匏菴以少宰
歸家往叩其門量曰吾方躬農無五尺應
門奈何匏菴曰姑徐徐借隣家胡床坐門
外良久候其食已進方相與清談抵暮而
別然量終歲未嘗至兩公之第也

杯展異名

紫桃軒雜綴古人以杯爲不落取其常飲則昏酣之流也以麪裹爲不托以其躬造致精則饔餐之首也以展爲不借以其各自適用則鄙漸之漸也余欲以不落名筆以不托名茗以不借名書展於吾輩雅有實際云。按不借乃草鞋非展也筆又名不律杯又名繫落

團茶充貢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
中蔡君謨爲福建漕使更製小團以充歲
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雲龍以獻其品
高於小團而製益精矣曾文昭詩云莆陽
學士蓬萊仙製成月團飛上天又云密雲
新樣真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論者謂君
謨會行政事高出一世獨貢茶一事比於

宦官宮妾之愛君而閹人歲勞費於茶貽禍無窮蘇長公亦以進茶譏君謨有前丁後蔡之言云

茶具

長沙茶品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銀三百星或五百星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銀樽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日也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上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

不能爲也昔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
携茶以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
盆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
之因留盆與寺僧而歸

食糠而肥

史記陳平家貧爲人長美色或謂平貧何
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日
亦食糠飯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朱李美

桐下所然云錢功父允治食物註穀部糠
云陳平食之而肥竊意亦食糠藪是其嫂
一時蹲沓之語糠亦何能肥人功父引之
以爲証似乎失當及看本草糠令人肥又
晉書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
糠而肥愈甚又醫方婦人髮黃以糠搗油
傳之卽黑則糠之能肥人歷有所據功父
非漫言也

舜井

楮記室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濬井舜穿井
爲匿空旁出論史者多譏其鄙誕按澠水
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
者也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
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之是穿空事有
跡可憑豈真舜世之遺耶抑好事者緣遷
語而墮爲之耶

萱

覆瓿集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
背諼與萱同音諼之義爲忘故萱草亦取
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於
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叔夜之論
後世相承以北堂謂母而有萱堂之稱不
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
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亦

如不見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義或本此○王朗與魏太子書云萱草忘憂臯蘇釋勞無以加也臯蘇草名能釋人之勞猶萱草能忘憂也

三災石

紫桃軒雜綴蕭功曹見李倉曹家古硯頗良語人曰此三災石也人問之曰字法不奇硯一災文詞不贍硯二災牕几狼籍硯

三災好事者荒蓄佳硯不知能免幾災也

金叵羅

桐下所然載明某某二相公侍講筵咨詢
既久上顧小黃門先生們甚勞命賜酒內
侍出二金叵羅甚大杯中鑄字云門下晚
生某進某者相公名蓋以媚巨璫沒入之
物也二相慚懼叩頭趨出上目之而笑未
數日子告亦媿於金錢辱於掖市矣

親家

世俗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書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北方以親子爲去聲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又稱親家翁避暑漫抄蕭瑀自稱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五代史劉昫與馮道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思代之愚素惡

道之爲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誚胸
曰此公親家翁所爲蘇氏閒談錄馮道與
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
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
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
親家翁今日好事人稱親家翁亦有所本
惡人受報

順治甲午李按院齊先訪拏三折和尙及

優人王子嘉立枷於闔門三日而死後一人自北濠端家聞水濱有二人清談云惡人受報不奕三折和尙死後仍問斬罪王子嘉死後又問徒罪一人問斬罪若何答云斬罪變成雞鴨之類世世受斷頭之報徒罪變成馬騾之類日日受負重行遠之報互相歎息其人駐足審視二人豁然入水而去方知爲落水鬼也

岳墳靈異

葭鷗雜識康熙丙子春浙撫王崑谷維珍
到西湖岳墳禮拜武穆畢顧瞻墓前鐵脣
秦檜王氏等跪于前游人必笞扑之惻然
憫焉默念此事已遠欲撤而去之然未出
于口也忽覺背上若有人鞭之者悚然而
退途中卽病進署昏然百方祈禱不愈而
殂武穆在天之靈可不畏哉

錢陌

梁時用錢自破額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武帝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小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今民間通用以九十八爲陌京師賞賚以三十爲陌吾鄉以紙裹賚人者多寡隨意大約以四十爲

隋較梁時隋法不甚相遠

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美之然當其
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張元長筆
談載梁伯鸞戲以綵繒作鳳凰吹人雲端
有異鳥十拱之觀者大駭。近又作女
人形粉面黑髮紅衣白裙人於雲霄嫵娜
莫狀懸絲鞭於上輒作悅耳之音且背摧

春日則放以春之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
而起夏日則風橫行空中故有清明放斷
鷓之諺今則因時皆可放矣

絳帳

漢馬融講授前列生徒後蓄女妓因施絳
紗帳又苻秦韋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奉
命傳周官學亦施絳紗帳皆所以限隔男
女也今詞家以例絳帳婦師道何其諺也

甘蔗宜兒食

甘蔗小兒宜食雖患痘疹食之無禁蓋醫
相爭一曰性熱所以發疹一曰性寒所以
解毒一曰性溫平所以無害李君實檢方
書則曰蔗能節腹中虬蛔多者減之少者
益之蓋虬多則傷人少則殺不消惟虬得
其中則小兒無病所以尊兒豈在寒熱溫
平間哉

織女降臨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郭令公初從軍至沙
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轎駟車自
天而下令公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
降臨願賜富貴壽考神笑曰大富貴亦壽
考冉冉升天而至雲際此最爲七夕佳話
勝蛛絲針縷多矣

管城子

紫桃軒雜綴人知毛穎傳有管城子爲昌黎所托而不知實有仙人管城子晉武帝時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咸師事之得其蒸丹餌木法以昇雲天虔子在平洲爲高真張石生爲東源伯

水能辟邪

五行各有利用而水更能辟邪如人出行舟楫及旅店中夜卧貯清水一盂則悶香

無効又聞狐狸亦畏水不能越水而渡若
疫氣侵延遇大雷雨亦可消止吾郡允定
中甸康熙乙卯孝廉選神水縣令一日審
一道士奸狀極其刑訊了不知痛一吏教
以清水貯前噴道士身出縣印照之一訊
吐實書之以備廷鞫者之一助

黃六王六

疑羅載京師勾欄中誦語謂給人者曰黃

六益言黃巢兄弟六人巢行第六而多詐
故詐論人者詈爲黃六也又七修載詈人
曰王八益後五代王建行八素無賴盜驢
馬賊私益故人詈曰王八賊今俗誤爲王
霸聞之故老曰忘八益忘孝弟忠信禮義
廉耻也又聞一人爲一紳對曰一二三四
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衆初不解詢之
知爲言語忘八無耻也

只孫

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制飾如
一謂之只孫趙廉訪家傳御賜金文只孫
一襲是也明高皇定粵令值駕校尉服之
儀從所服團花只孫是也霏雪錄載徐秋
雲宮詞紅錦只孫團晚風是誤以只孫爲
織成帷幃之類耳

石中異馬

耳新載粵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售其石老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復至乃出以觀冀得厚價其人連稱可惜老人問故答曰石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屨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藏之已餒死矣老人不信剖視之中果有死馬

禱祝有靈

吾猶及載萬曆中吳門陸氏稱盛有時遇者兄弟間其名稍經歲考牌至日謁拜郡廟祈夢中預告試題其兄時選時賓竊笑之於按臨前戲書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一節題暗置郡廟爐下時遇禱祝得之喜不自勝兩兄復叩之曰禱拜有靈否時遇秘而不洩集名人社課錄其佳者熟讀之迨

入試果出此題遂冠一軍食廩多年。蘭
谿童茂才平時不肯志學衡文者將至乃
晨起於至聖前焚香虔禱且取四書展開
憑手所指得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節
次早復虔禱又拈得前題隨遍覓此題佳
文熟讀此外茫然一無所記也試日進號
坐不勝枵腹之懼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
保佑至再至二題出果然遂得高等